

北平顧曲雜憶

樂恕人

亂唱幾句逗笑父兄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的深秋時節，我從南京乘平浦直達快車到了北平。

故都初旅，給我的印象是：古色古香，寧靜舒適。我同着三數老友，整月價尋幽探勝，訪古獵奇。那時我才不過二十歲的青年，從萬里迢迢的家鄉，跑到南京住了幾個月，再北上古城。一切的人事，滿目的山川，對我都新奇而富於吸引力。

南北二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回憶。在南邊，虎踞龍蟠的石頭城，正充滿着蓬勃的新興氣象，代表着國家的朝氣和生機。但在北方，古城早已成了危城，日本軍閥正在加緊侵奪的準備，寧靜的外表後面，她的命運已經危如累卵了。

北平那時期，市面雖然不繁榮，但畢竟是千年故都，她不僅氣象萬千，抑且是文物都麗，令人敬愛，一往情深。

我雖生長劍南，但自幼即受了父兄的影響，對於皮簧發生莫大的興趣，不但喜歡聽，而且也喜歡哼唱，儼然早是個「戲迷」。

先父在清末辭官歸故里，從天津乘海輪經上海，溯江返梓。在上海，買了一架最新式的留聲機，其形如小衣櫃，攜帶開閉，極其不便。快五十年後的今天想起來，那玩意委實沉重得有趣。

留聲機是用鑽石針的，因之，那個唱針頭，就極為先父和兄長們所保重，不輕易交外人使用。唱片也帶回去不少，百代公司所灌的譚鑫培、王鳳卿、王瑤卿等老藝人的京戲，北方的大鼓書和最引人發笑的「洋人大笑」等等。

在我的童年時代，早已「取法乎上」，我就開始學「譚派」，亂唱幾句，逗得父兄們笑個不停。

進了小學，先父辭世。在初中時，先七兄從北平留學九年後返梓，學得一身本事，師事余叔岩老板，成了家鄉的名票。初次彩排，戲目是：定軍山、打棍出箱和戲迷傳。我在臺下成爲聽衆之一，對先七兄的成就既羨慕，又崇拜。

先兄對我略加指點，我在初中同樂會上，居然上臺表演，唱了一段「武家坡」，唱得來全場鼓掌，大叫「硬是要得」「再來一段」。其實天曉得，就是到了今天，我仍舊和當年一樣，自我

批評八個字：「有板有眼，尖團不分。」

名角如雲看得過癮

高中畢業後，幸而到了北平，一住兩年，聽戲之過癮，生平一樂。那時正是抗戰爆發前一年多，北平的梨園界實際上已不能算是極盛時期，老成凋謝，名角或則遠走他方，或則退休輟演。好在少壯新人還能繼起，也並不寂寞。我記得那時期，譚、王前輩早已作古，梅蘭芳早適滬，余叔岩、譚小培因老休演，但其餘名角依然還有聲有色。

老一點的，像楊小樓、金少山、姜妙香、馬富祿、言菊朋；少壯的像譚富英、楊寶森、馬連良、程硯秋、荀慧生、尚小雲、王少樓、小翠花、李萬春等等；青年輩如張君秋、葉盛蘭、葉盛章、新豔秋、王玉蓉等；少年輩如李和曾、哈元章、李世芳、毛世來、宋德珠、趙金蓉、侯玉蘭、李玉茹等等。如今回憶起來，依舊說得上名角如雲，人才輩出。

看梨園界的陣容，和當時的演唱情形，拉雜寫上幾段，似乎不禁神往。

在北平，京戲院以前門外最爲集中，如大柵欄的三慶、廣德和慶樂；西珠市口的開明，鮮魚口的華樂，糧食店的中和，其他如西單牌樓的長安、舊刑部街的哈爾飛、西長安街的新新，和東城東安市場內的吉祥等。

這些戲院中，前門外多是老資格，如三慶、廣德和華樂等。像「廣德」，戲臺上還有兩根大圓柱，聽眾還是聽的成份遠遠超過看。抗戰快要爆發前，有一位四川佬楊三生，才在西單牌樓西長安街口上，建築了新式的長安大戲院。不久後，聽說是梨園界集資蓋的新新大戲院，就在西長安街和長安大戲院相距咫尺，並肩營業了。

我在北平的兩年中，有錢有空，決不看電影，一定聽京戲。尤其是抗戰爆發後，我過了幾個月「被佔領」生活，才逃出北平，經天津、上海、香港而北上參加抗戰陣營。那幾個月，經濟來源斷絕，因爲和「長安」主人的姪少爺是中學同學，承他們助我，要我就住在「長安」的三樓上，每天在他們舊刑部街哈爾飛隔壁的府上吃飯。

那些日子，走又走不了，一腔悲憤，就只以聽戲消遣。既然住在戲院中，又是老板的朋友，聽戲也成了家常便飯。因之，經常在「長安」出演的楊小樓、金少山、尙小雲、荀慧生、「戲曲學校」、「榮春社」，我特別聽得多，也最熟習。

譚富英忘了唱臺詞

回憶中，有幾齣戲，至今猶在耳邊目前。

初到北平不久，住在前門外西河沿一家小公寓裏面。某一次，忽然看見戲院海報，譚富英要在哈爾飛演出全部四郎探母，掛二牌演鐵鏡公主的是乾伶陳麗卿。

好容易花了一元二角法幣，搶購到前排正中一張票，準時前往。哈爾飛本來又舊又小，客席不但賣空，而且後面和左右走廊上也站滿了客人，水洩不通。

坐宮上演後，譚富英一出臺亮相就爆一次滿堂好，以後幾乎叫好不斷。他那時年僅三十左右，嗓音嘹亮、腔厚氣足，聽來玉潤珠圓，舒暢之至。

後來，和鐵鏡公主唱到西皮快板對口那一段，到了應該唱「宋管雖然路途遠，快馬加鞭一夜還」，事出意料，譚竟忘了詞，只聽胡琴響，不聞四郎唱。於是全場一次倒采，我在前面看見他連耳根都紅透了。好容易給演鐵鏡公主的陳麗卿輕輕提醒了他，才接着唱了下去。名伶如此，的確難堪。

又一次，記得北平已經陷敵，當地的維持會命令各戲院照常營業，不得停演。那時，馬連良經常在新新出演，每週兩次。我對馬派戲也極其着迷，特別愛聽他的雙駒甘露寺和打漁殺家。

第一次看他這雙齣戲，正值手邊無錢，爲了搶購好座票，平生第一次進當舖，把手上的錶送了進去，回頭就上新新買票，耗法幣一元二角。回想當時的情況，非戲迷不能那樣緊張。

馬的班底很硬，旦角是當時早已走紅而正紅得發紫的張君秋，淨角是劉連榮、生角是葉盛蘭

、丑角是馬富祿、老旦是李多奎等。

馬派的唱，自非正宗，但是馬連良的扮相、臺風、唸做，以我所聽過的鬚生來說，的確是無人可及，不但獨樹一幟，而且富於創造性、革新性。

新新那一晚，不消說是滿堂，他飾蕭恩，就活靈活現，像一個老江湖；飾喬國老，就像一個元老重臣。

風媚騷勁一曲難忘

抗戰勝利後，馬連良一度去過昆明，有一次降格以求，和武旦于素秋又演這一雙齣，我適逢其會在昆明，自然去重聽，那一晚，賣座不過五成，令人替他叫屈。

在長安戲院，聽過一次荀慧生的全部玉堂春，誰飾王金龍，怎麼也想不起來。最使我一曲難忘的，是荀慧生那股風媚的妖勁。他表演得淋漓盡致的，是那一幕在關王廟和王公子的幽會，不但荀慧生表演得滿身風情，最妙的是那位扮周倉的，手執大刀，站在關公左邊，起初是直立不動，等到王公子和蘇三到關公神位後面去卿卿我我，那位演周倉的，忽然微微地抖動起來，接着動得愈厲害，最後竟至硬挺挺噴通一聲，倒在臺上，引得全場大笑，可謂詼而又虐了。

在長安戲院，聽過一次楊小樓的長板坡，他那時雖然老當益壯，但畢竟上了年紀，有幾個靠把，好像不大站得穩，立得定。

戲後朋友對我說，楊老板恐怕不久人世了。果然，過不了幾個月他就辭世。開追悼會時，我

還替長安戲院主人寫了一個輓聯「音容宛在」。
另一次聽金少山的「鎖五龍」，可說是空前絕後，他那幾腔西皮快板，愈颯愈高，真是響遏行雲，至今繞繞我的耳際，抑且會一生不忘，想想都是過癮的。

老娘騷不過一娃娃

講武打戲，我在長安戲院看過三次葉盛章的三岔口。就憑他出臺亮相，一口氣衝到臺邊，兩手慢慢把黑袖從面部放下，做一個鬼臉，就是滿堂好。到後來打鬪功夫，身輕如燕，令人狂呼亂叫，神魂不附體，可真帶勁。

說到娃娃科班，那時富連成的李世芳正倒嗓，他的扮相的確像梅蘭芳。花旦毛世來正走紅，有時一風騷起來，小翠花看了也許都得暗自叫一聲：「娃娃，老娘騷不過你哪！」

戲曲學校人材可不少。像「四塊玉」侯玉蘭、李玉茹、李玉芝和白玉徽，各有千秋，我記得那年還是侯玉蘭最紅。她們芳齡不過十五六，唱做全逗人憐愛。如今四塊玉各在天涯海角，提起來也不勝其今昔之感。

宋德珠是戲校最紅的刀馬旦，我看過他的「十三妹」，倒也婀娜剛健，俐落爽快，扮相也英武，好一個戲臺上的兒女英雄。

鬚生李和曾、哈元章和武生趙金葵，那時期也正在竄紅，小把豆大概才十四五歲。六七年前李和曾參加梅劇團到東京來獻藝，我在歌舞伎座聽過他的「將相和」與「空城計」。長得已經一表堂堂，唱做可算得第二流，現在不知怎樣了？

大塊頭秋香最銷魂

最難忘的一齣戲，臨別北平，特去新新戲院聽程硯秋的新戲「畫舫緣」。我的天！程老板那年胖得大概最少有二百磅。偌大一個秋香，要打扮得像一個嬌小玲瓏的丫頭。雖然幸他巧妙化粧，出得臺來，還是免不掉觀眾們善意地笑個不停。

不過，程老板畢竟是名伶，他表演在船上和唐伯虎一見鍾情，進場前把手網咬在牙齒上，來個「臨去秋波那一轉」，逗得臺下滿堂喝采，真

個令人銷魂，輾轉反側，非吃安眠藥不可。

如今，程老板早已作古，他的高足李君平兄却以「相士」之身，來到東京說法一番，這次爲了友情難却，慨然爲東京華僑票社助演「四進士」，應是聽衆意外的收穫。不知君平兄是否會唱「畫舫緣」？若然，他喬裝改扮起來，又是一個大塊頭秋香，和他的先師先後比美，前後輝映，可笑呀！可笑！

聽樵樓打罷了三更鼓盡，好不因然人也。就此擱筆，前往牙床打睡去也。

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壹佰捌拾元

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

評述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闈、詹天佑、王闈運、康有爲、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捌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